

Basic Instinct

本性

女性世界文丛

罗伯特·谢尔顿/著
梁文洸、刘汴菊/译



海天出版社

(女性世界文丛)

本 性

Basic Instinct

罗伯特·谢尔顿/著
梁文洮、刘汴菊/译

海天出版社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邓寿柏

封面设计:张 兵

(女性世界文丛)

本 性

罗伯特·谢尔顿/著

*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8印张 200千字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615—121—4

I·23 定价:9.80元



根据同名电影改编

本 性

Basic Instinct

该书描写的是一个心理极度变成的女子贝思·加纳爱上了同班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凯瑟琳·特拉梅尔，且由爱生妒并发展成深深的仇恨。后来凯瑟琳功成名就，成了一名身价百倍的作家。为了达到陷害她的目的，贝思不惜铤而走险，模仿凯瑟琳书中的故事情节，残忍地杀害了一个跟凯瑟琳有染的退休摇滚歌星，企图误导警方。在调查此案的过程中，贝思的情人，侦探尼克·柯伦又疯狂地爱上了凯瑟琳，而凯瑟琳最初只不过想为塑造自己新书的主人公形象来借他体验生活……。扑朔迷离的三角关系下面掩盖的是极度的人性扭曲。

本书一度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

《本
性》
第一章

第一章

约翰尼·波兹的“太平洋高地维多利亚”楼前，大批警车停靠在百老汇路 3500 街区上，红白色的警灯在不停闪烁，犹如灯塔一般。空气里满是警车劈劈啪啪的声音，有几个早行人——用警察的话说是遛狗人——象戏迷似的在一旁看热闹。警察的脸上因习惯了谋杀而显得无动于衷。

一辆无标志的警车——没镀铬、没漆饰、什么都没有因而只可能是警车——挤了进来并停在那堆警车和警察旁边。两个男人从车上下来，盯着这座外表优雅的维多利亚式房子看了起来。

年纪较大点的叫格斯·莫兰。他赞许地点点头，说：“是个谋杀的好地方。”

“毫无疑问，这个城市谋杀案的层次越来越高了，”他的搭档说，“这只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两人长得截然不同。格斯·莫兰就象他开的车一样，一个标准的旧金山警察局的工具，绝不会给认成什么别的东西。他的眼睛流露出二十年没干出什么名堂的失意。这人是干累了。

《本性》(Basic Instinct)

他的搭档，尼克·柯伦，要年轻些，因而让人更难捉摸。他穿着一套不错的西服，有点太时髦而让人难以第一眼就相信他是个警察。但他也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当城市警察所培养出的机警和冷酷以及一个整天腋下挎着枪生活的男人才有的一丝狂妄和自信。跟他精疲力尽的搭档不同，人生的游戏对于尼克·柯伦来说仍在继续，且每天都在变。多数时候，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街道麻烦日益增多，但柯伦仍能对付。他还没有放弃，也不准备放弃——总之，还不到时候。

他们推开门边的警察，进到优雅的书房。莫兰象赛特猎狗似地嗅着空气，然后拍拍鼻翼。屋里有种气味，他以前碰到过——次数不多，但一次就足以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钱”他说。他巡视着屋内精致的摆设：完美而抽象的工艺家俱，厚厚的地毯，墙上的名画。“很漂亮”，他说，“你说这混蛋是谁来着？”

“摇滚歌星，格斯。约翰尼·波兹”。

“没听说过”。

尼克咧嘴一乐。如果格斯听说过，那他才感到奇怪呢。要说莫兰还有点音乐细胞的话，不过是喜欢点千篇一律、德州摇摆式的乡村音乐。“他是你那个时代之后的，六十年代中——你记得吗：嬉皮，爱之夏。你那会儿可能还穿着军服。”

“快活日子。”莫兰说。

“波兹就是那时出名的。五、六首好歌，他就走红了。他在市中心费尔莫区有个俱乐部。”尼克报了一眼挂在门厅的一幅毕

《本性》(Basic Instinct)

加索的作品。“他现在倒真的是进入上层社会了。”

莫兰领头走进溅满血迹的卧室。

“上层？不，他现在不是了。”格斯评论道。

波兹仍摊在床上，铜床架上挂着一块肉。莫兰很难想象出比这喉头戳满窟窿更血腥的场面了，尤其是这具肉体的心脏还曾经在性和药的亢奋中剧跳不已。昂贵的亚麻床单已被血块染成黑色，床垫连弹簧都湿透了。

柯伦狠狠地盯着尸体，好象要印在脑海里似的。一会儿才摇摇头走开，望着满屋的警察。

“开他妈的警察会议呢。”他咕噜了一声。法庭那班人马都来了，在屋里东翻西找，好写记录。验尸官的助手则围着波兹千疮百孔的尸体转；还有两个谋杀科的，一个叫哈里根，一个叫安德鲁斯，他们在快下班时赶上这件案子也真够倒霉的，柯伦跟莫兰却是刚上班。另外几个穿制服的在给现场拍照。这是一个常见的谋杀现场的拥挤现象。

先到场的还有另外两个不常到谋杀现场的警察。柯伦退到椭圆卧室的角落里，怒视着菲尔·沃尔克和马克·塔科特。沃尔克是旧金山警察局谋杀科的头儿，他完全有权到这儿来——死个摇滚歌星就惊动了上面，而贫民窟一个靠救济渡日的母亲被杀就没人管，柯伦对此极为不满，可也没辙儿。塔科特，助理警察局长和局长的马前卒，他的出现就意味着事情闹得很大。这种事情，尼克·柯伦知道，与其说跟谋杀倒不如说跟旧金山的政治有更大的关系。

《本性》(Basic Instinct)

格斯·莫兰也不是傻子，他朝两个头儿瞥了一眼，冲搭档扬了眉毛：“决不能让人把你杀掉，尼克，那样你就不会有任何隐私了。”

“醒世恒言。”柯伦说。

“哥俩儿认识塔科特上尉吗？”沃尔克问格斯和柯伦。

“当然，”柯伦说：“我在贺币·凯思的专栏里经常看到你的消息。”

“有意思，尼克。”塔科特说。

“怎么局长办公室的人也来了，头儿？”莫兰知道如何表示礼貌。这方面他比柯伦内行。

塔科特把两个手臂往胸前一抱，眼睛扫了一眼房间，俨然一个指挥官的样子：“看看，”他说，异常严肃地。

格斯·莫兰咧了咧嘴，尼克·柯伦则用了好大劲才没乐出声来。沃尔克扫了他一眼，意思很明显：别搞错对象。

伴随着一种特别恶心的吮吸声，验尸官从约翰尼·波兹的肝里抽出一个大大的体温计样东西。

“死亡时间？”沃尔克问。

验尸官看了看刻度。“92度。他已经凉了一会了……大概六个钟头吧。”他看了一下表，“可以说死亡时间是零晨四点左右。”

法院的人打开了一架小型电子装备。这个看上去象吸尘器头上安了个电筒、发出一缕细细的绿色光柱的东西是旧金山警察局的最新设备——激光扫描器。它可以发现房间里人体的每一丝一毫痕迹，如指纹、血、头发、皮肤等。

《本性》(Basic Instinct)

“然后呢？”塔科特追问道。

“大约一小时前女仆来了并发现了他，”沃尔克说，“女佣人不住这儿？”

“真是一天的好开头。”验尸一家伙说。

激光扫描器准备工作了。“谁把百叶窗关了好不好？”管现场的一个家伙说。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拉下了又厚又重的百叶窗，屋里顿时黑了下來。扫描器发出一种不健康的绿光，从装有玻璃的天花板上折射下来，照得警察们脸上灰灰的，象鬼一样。

“这样的活也许是女佣干的。”格斯说。

“她有五十四岁，体重二百四十磅。”

“身上没有伤痕。”验尸官说。

“不会是女佣人。”格斯面色毫无表情地讲道：“否则就太简单了。”

“波兹昨天大概到了半夜才离开俱乐部，”安德鲁斯说，“那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看见他活着。”

“他是一个人离开俱乐部的吗？”柯伦问。

“和女朋友。”哈里根说。

“肯定不会是个老太婆，”莫兰说，“我猜的话。”

尼克往下看着尸体，“用什么干的？”

“冰刀”。哈里根递给尼克一个透明的装着证据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冰刀。

“很感性。走近点，你简直可以嗅到他的气味，感觉到他的

《本性》(Basic Instinct)

存在。有多少伤口？”

“差不多一打。”验尸官说，“三、四个较浅，但有八个致命伤，每一个都是。捆成那个样子，他可能几分钟内就鲜血流尽，一命呜呼了。十几刀，脖子被扎得快成筛子了。上帝啊。”

“你在那儿找到它的，那把冰刀？”尼克·柯伦问。

“在起居室的咖啡桌子上。”

激光扫描器在床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有几处湿的看上去象黑色的伤痕。“床单上到处都是精液，”管现场的那家伙说，“足足有半加仑。”

“非常出色。”尼克说。

“他先快活得要死然后就死掉了。”格斯·莫兰说。

“射精跟送命同时进行。”哈里根窃笑着说。

“够了，”塔科特厉声说道。“先生们，这个案子很敏感。波兹先生是市长竞选活动的主要赞助人之一。他是“艺术宫”的董事长——”

格斯皱皱眉。“可我以为他是个摇滚歌星呢？”

“他是个退休的摇滚歌星。”沃尔克说。

“在旧金山，摇滚乐就是艺术，古斯。”尼克说。

“波兹先生是个热心公益、受人尊敬的摇滚歌星。”塔科特严肃地说。这倒是真的。他在费尔莫的俱乐部也能证明这一点，有一阵子那一带演出的尽是严肃的爵士乐和地地道道的摇滚。现在则是雅皮士聚居之地，到处是很嬉皮化但又很体面的俱乐部和饭店，饭店里上的都是昂贵的热门佳肴，以及流行的奢侈

《本性》(Basic Instinct)

品。

所有在场的警察都在想：床上的尸体看上去哪里还象什么先生呀，更不要说热心公益和受人尊敬了。

“这又是什么东西？”格斯低头看着床头柜上的一堆白粉，问道。

“天哪，”柯伦说，“要在平常我会说看上去象热心公益、受人尊敬的可卡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看上去象那么回事。我也可能搞错……”。

塔科特并不上钩。他的话不偏不倚，镇静但冷冰冰的：“听我说，柯伦。这事儿会对我压力很大。我不希望出现任何错误。”

错误，在塔科特的词汇里，与其是指警察工作的砒漏，倒不如说是指对警察局或局长有政治风险的大错。

“听见了吗？格斯。”柯伦说，“别捅漏子。”

“我们尽力而为。”莫兰说，“总不能比这要求还高吧，对不对？”

“对。那么，那个女朋友是谁？”

“她叫凯瑟琳·特拉梅尔，住在迪维沙德罗 2235 号。”

“又一个好地方，”莫兰叹道，“我们可以去巴格达海湾兜兜了。噢，对不起，忘了，我们不再这么叫了。”

“得了，格斯。”柯伦边说边往门口走去。

在楼梯上，格斯·莫兰悄声说，“塔科特今天来得可真够早的。一般情况，不打完第 18 个洞他是不会上班的。”

“是啊，”柯伦说，“约翰尼·波兹跟市长的关系肯定不一

《本性》(Basic Instinct)

般。”

“尼克!”

他们回过头来见沃尔克中尉正站在楼梯顶上。

“什么事，菲尔?”柯伦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辞一声?还是别的什么事?”

“你下午三点还有个约会，别失约。”

“如果我错了那请原谅，菲尔，可我们刚碰到一起谋杀案，你是想让我调查这个案子还是想让我去见那该死的神经病医生?”

“约会要去，案子也要抓。但首先帮我们大家一个忙，改改脾气。”

柯伦咧嘴一笑，“兼顾不了啦?”

“如果你还想要这份工作，尼克，别忘了三点钟。明白吗?”

“好，我会记住的。”

“我感觉好点了，”菲尔·沃尔克说，“可能你也会吧。”

“天哪，”格斯说，“你很有天赋，尼克，你走到哪儿就能把阳光带到哪儿。”

“你说得不错。现在还是让我们到迪维沙德罗送趟货吧。”

《本

性》

第二章

